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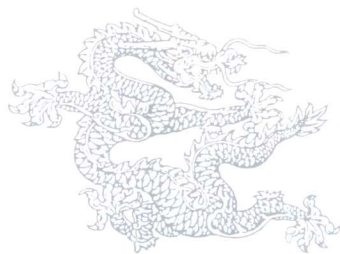
系列长篇小说

乾隆皇帝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风华初露

二月河 著



系列长篇小说

乾隆皇帝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风华初露

二月河 著

内 容 简 介

《乾隆皇帝》是一部系列长篇小说。《风华初露》是它的第一卷。

雍正死于非命，乾隆即位。乾隆时年二十五岁，风华正茂。他心怀大志，一心开创清王朝盛世。他胸有谋略，推行“以宽为政”的施政方略；革除前朝苛严弊政，纠正雍正钦定错案；整顿吏治，连惩几位贪赃大臣。他潇洒飘逸，风流倜傥，是一位多情的帝王。为和有夫之妇私通，他把棠儿的丈夫傅恒调离京师。后来发现傅恒的治国才能，又毅然与棠儿断绝私情，将傅恒调回京城，委以重任。

作品写得起伏跌宕，妙趣横生，发人深省。对历史上几位文化名人纪晓岚、曹雪芹等也写得栩栩如生。

独家真本 盗版必究

系列长篇小说 **乾隆皇帝 风华初露**

二月河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

字数 398000 印数 1—30000 册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23-022-X/I·13

定价：23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

作者

二月河：本名凌解放，一九四五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一九六八年入伍，一九七八年转业到南阳市工作，现为南阳市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河南理事。近年来，创作出版有系列长篇小说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。

目 录

- 一 申家店伙计戏老板
雷雨夜府台杀道台 (1)
- 二 钱师爷畏祸走山东
贺夫人鸣冤展罪证 (11)
- 三 李又玠奉调赴京师
张衡臣应变遮丑闻 (21)
- 四 天生不测雍正归天
风华正茂乾隆御极 (31)
- 五 慰老臣品茶论宽政
动春情居丧戏父嫔 (41)
- 六 杨名时获释赴京师
张广泗奉旨定苗疆 (51)
- 七 杨太保奉诏主东宫
傅六爷风雅会名士 (61)
- 八 行酒令曹雪芹展才
念旧情乾隆帝夜访 (71)
- 九 闻哭声乾隆查民情
住老店君臣遇异士 (80)
- 十 吴瞎子护驾走江湖
乾隆帝染病宿镇河 (87)
- 十一 勘孝廉贡院求面试
病举人落魄逢贫女 (98)
- 十二 曹雪芹喜得知音女
刘统勋宣旨狱神庙 (108)

- 十 三 金殿传胪状元疯迷
苗疆报捷罪臣蒙赦…………… (120)
- 十 四 议宽政孙国玺晤对
斗雀牌乾隆帝偷情…………… (130)
- 十 五 傅国舅夜访紫芝堂
刘侍郎上章戒权臣…………… (139)
- 十 六 娟娟女逞技石家庄
钦差臣赋诗中秋夜…………… (148)
- 十 七 月好不共有钦差长叹
临终献忠心皇帝抚孤…………… (158)
- 十 八 谈吏事钱度受皇恩
问病因乾隆查宗学…………… (168)
- 十 九 越牢狱县令作人质
平暴乱阿桂巧用兵…………… (176)
- 二 十 屠户女督课落榜人
曹雪芹击孟讥世事…………… (186)
- 二十一 议减租君臣论民政
吃福橘东官起事端…………… (196)
- 二十二 杨名时遭鸩毓庆宫
不逞徒抚尸假流泪…………… (207)
- 二十三 刑部院钱度沽清名
宰相邸西林斥门阀…………… (217)
- 二十四 振乾纲鄂善刑酷吏
赐汤锅皇帝卖人情…………… (229)
- 二十五 乾清官严词调廷臣
眷本处密旨捕刘康…………… (240)
- 二十六 刘统勋葬闾庄王府
老太后设筵慈宁宫…………… (249)

- 二十七 咸若馆棠儿诉衷肠
乾清宫国舅议朝政..... (259)
- 二十八 刑部验尸案中生案
相府谈心话里藏话..... (270)
- 二十九 法外刑元凶受诛戮
势利情李卫遭窘辱..... (280)
- 三十 护漕运青帮受恩封
谈情思玉儿断痴梦..... (290)
- 三十一 儒雅天使侃侃垂训
刚愎将帅越俎代庖..... (299)
- 三十二 智通判献策钦差府
勇傅恒击鼓巡抚衙..... (308)
- 三十三 出奇兵奔袭马坊镇
查敌情暂住天王庙..... (318)
- 三十四 范高杰败走恶虎滩
娟娟女济贫老河口..... (330)
- 三十五 念旧情娟娟女吞金
争战功范高杰受惩..... (340)
- 三十六 护短贪功骄帅陷功臣
承颜孝母皇帝说梦事..... (352)
- 三十七 巧舌诡辩振振有词
绘声绘色阴气森森..... (363)
- 三十八 太后训子絮语叨叨
御妹告状羞颜答答..... (373)
- 三十九 十八皇姑行权使威
格格额駙入觐报警..... (384)
- 四十 枢臣府君臣议军政
伪奏折一纸惊帝心..... (394)

- 四十一 赐铁尺嘱托管子弟
谈铜币筹划办铜矿…………… (404)
- 四十二 乾隆帝漫撒“规矩草”
高大庸巧献“黄粱膳”…………… (415)
- 四十三 刘统勋解疑访李卫
墨君子论盗会学政…………… (425)
- 四十四 尹继善泛舟歌侑酒
刘啸林闲赋讥时文…………… (434)
- 四十五 鲁卢生作祟入法网
鄂钦差愚昧代行权…………… (446)
- 四十六 乾隆君微行访太原
王县令风雪察民情…………… (457)
- 四十七 邂逅相逢再叙旧情
三堂会审立斩钦差…………… (468)
- 四十八 公子失意咏诗怀旧
天威震怒调兵防患…………… (481)
- 四十九 葛丰年率兵擒阿哥
乾隆帝谈笑清君侧…………… (490)
- 五 十 宽严相济政治清平
情理互悖割爱忍痛…………… (500)

一 申家店伙计戏老板 雷雨夜府台杀道台

眼下已立过了秋，可天气丝毫没有见凉的意思。接连几场大雨都是旋下旋停。晴时，依旧焰腾腾一轮白日，晒得地皮起卷儿。大驿道上的浮土像热锅里刚炒出的面，一脚踏上去便起白烟儿，焦热滚烫，灼得人心里发紧。德州府衙坐落在城北运河岸边，离衙一箭之地便是码头，本是极热闹的去处，但此刻午后未末时分，栉比鳞次的店肆房舍虽然都开着，街上却极少行人。靠码头东边申家老店里，店老板和三四个伙计袒胸露腹地坐在门面里吃茶打扇摆龙门阵：

“哎，你们听说没有？”一个伙计一手挥扇，另一手搓着瘦骨嶙峋的前胸，把一条条黑腻腻的汗灰捏在手里摆弄着，口中说道：“德祥老店分汤，兄弟三个咋个打了一仗。老二老三合手臭揍了马老大一顿，嘻嘻……我去瞧时，已经热闹过了，三兄弟赤条条的，浑身血葫芦一样，三个婆娘各揸着自己当家的对骂，一锅老汤都翻泼到院里。哎呀呀你没见，老二家媳妇那对大白奶子、老三家娘儿裤子扯到大腿根儿……”说着，似乎犯了馋虫般咽地咽了一口口水。

一直半躺在竹凉椅上闭目摇扇的申老板听得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小路子，你很该上去拉拉架，就便儿把鼻子凑到大腿根闻闻香……”小路子打趣道：“罢罢，我可不敢沾惹，瘦得鸡精价，搁得住她折腾？倒是申老板压上去，肉山叠肉山，才压出味道呢！再

不然就是咱们郝二哥，一身横肉丝儿，满是横劲，准保打发那三个女人眉开眼笑浑身舒坦！”

坐在门口晾风的郝二哥用扇子拍了小路子脑门一下笑道：“上回你妈来看你，我看她长得就可人意儿。怎么样，认个爹吧？”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。申老板笑得浑身肉打颤儿，半晌才坐起身来，用手抚着厚得叠起的肚皮，叹道：“那是一锅正德老汤，传了一百多年了，儿孙不争气，说翻就翻了个干净。咱们德州扒鸡，老德祥马家的是数一数二的正宗——房子失火端了老汤逃，是扒鸡行的老规矩。为分家砸了老汤锅，真真是败家子。瞧吧，他们还要打官司，热闹还有看的呢！”

几个人听了便不言声。德州扒鸡驰名天下，不但山东，就是保定、河南达官贵人请客筵宴，也常用驿道快马传送，每年秋季还要贡进皇宫御用一千只。鸡好吃全凭一锅汤，那卤汤锅都是十几代传下来，做鸡续水从不停火。做鸡人家分家，不重浮财，就看重那锅卤汤。如今老德祥家竟为分汤不均砸了汤锅，连开旅店的申老板也不免皱眉惋惜。他粗重地喘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汤锅已经翻他娘的了，还打屁的官司！论起来他们老马家也红火够了，就靠前头祖上挣的，这辈子也吃用不了——放聪明点和和气气分了浮财房产，各自安生重新支起汤锅，过几年仍旧生发起了。咱们刘太尊是什么好官？巴不得满府里都打官司，一竿篱捞完德州烧鸡还不甘心呢！”说着吩咐小路子：“把后院井里冰的西瓜取一个，今儿这天热得邪门，这时候也没有客人来投宿，正好吃西瓜解暑。”小路子喜得一跳老高，一溜烟儿去了。

几个人破瓜大嘴，舔嘴咂舌，满口满肚皮淌瓜水、贴瓜子儿。正自得意，后院侧门吱呀一响，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，四方脸小眼睛，面皮倒也白净。一条大辫子又粗又长，梳得一丝不乱，随便搭在肩上。大热天儿还穿着件靛青葛纱袍，腰间系一条玄色带子，显得精干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只左颊上一颗铜钱大

的黑痣上长着猪鬃似的一绺长毛，让人怎么瞧怎么不舒服。申老板见他出来，呵呵笑着起身，打着瓜囔，让道：“是瑞二爷！狗伸舌头的时辰，屋里多凉快呐！您穿这么齐整要出门？来来来……吃瓜吃瓜……井水冰了的，森凉，又沙又甜，吃一块再去！”

“不用了。”瑞二爷阴沉沉一笑，说道，“我们贺老爷顷刻要去府台衙门拜客，这左近有没有杠房？我去觅一乘凉轿。”正说着，侧门那边一个人一探身叫道：“瑞二！贺老爷墨使完了，你顺便买两锭回来。”瑞二回身大声道：“省得了！曹瑞家的，告诉老爷，这店里有冰凉的瓜，老爷要用，叫他们送进去一个！”

申老板和几个店伙计不禁面面相觑：府台衙门一抬脚就到，还用得着觅轿？这个姓贺的客人带着瑞二、曹瑞两个长随，在店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，从来都是独出独归。说是“做生意”却不和生意人往来应酬。住的是偏东小院，一天二钱银子的房租，每天吃青菜豆腐，都由二瑞执炊做饭，说句寒碜话，还比不上进京应试的一班穷孝廉，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“老爷”，要堂皇打轿去府台衙门“拜客”！瑞二见众人瞪目望着自己，含蓄地微笑一下，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爷是济南粮储道，奉了岳抚台宪命来德州查亏空的。如今差使已经办完，这几日就要回省。你们侍候得好，自然有赏的。”

“哎哟！”申老板惊得从躺椅上跳起身来，略一怔，两眼已笑得弥勒佛似的眯成一条缝，“简慢了您呐！没成想我这小店里住了这么大个贵人，怪不得前日夜里梦见我爹骂我瞎眼，我这眼竟长到屁股上了——轿子有，出门隔两三家就是杠房。这么热的天儿，您二爷也不必走动——郝二的，愣什么，还不赶紧去给贺老爷觅轿？”说着亲手拂了座椅请瑞二坐，一边穿褂子，一边吆喝着小路子：“还不赶紧再去取两个瓜，这里再切一个，给贺大人送进去一个！”

众人忙乱着，有的觅轿，有的取瓜，还有两个小伙计拾掇方

才吃过的瓜皮，赶苍蝇抹桌子扫地，申老板没话找话地和瑞二攀谈套近乎。不到一袋烟工夫，一乘四人抬竹轿已在店门口落下。瑞二满意地点点头，正要进去回禀贺道台，东侧门一响，曹瑞在前，后头果然见贺道台一身官服，八蟒五爪的袍子外套雪雁补服，蓝色涅玻璃顶子在阳光下烁烁生光，摇着四方步徐徐出来。众人眼里都是一亮，早都长跪在地，申老板口中喃喃说道：“道台大老爷恕罪，在我这小店住了这么多日子，没有好生侍候您老人家，连个安也没过去请。您老大人肚量大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都起来吧。”贺道台温和地说道，“我没说，你不知道，有什么可‘罪’的？就是怕人扰，我才不肯说，相安无事各得其乐不好？曹瑞记着，明儿赏他们二十两银子。”他说话声音不高，显得十分稳重安详，只是中气有点不足，还微微带着痰喘，清癯的瓜子脸上带着倦容。一边说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出店坐了轿，轻咳一声道：“升轿，去府衙。瑞二去先禀一声刘康，说我来拜会他。”

“人家这就叫贵气！”申老板望着逶迤去远的轿子，悠悠地打着芭蕉扇说道：“你瞧这份度量！你听听人家这些话！你忖度忖度人家这气派！当初进店我就看他不像个生意人，而今果不其然！”小路子在旁撇撇嘴笑道：“申六叔，你不是说人家像是三家村里的老秀才，不安生教书，出来撞官府打抽丰的么？”申老板被他挑了短处，照屁股打了小路子一扇子，“别放你娘的狗屁了，我几时说过这混帐话？别都围这里咬牙磨屁股了。郝二带这几个小猴儿去东院，屋里屋外给贺爷打扫一遍；小路子出去采买点鱼肉菜蔬，再到张家老铺订做两只扒鸡——要看着他们现宰现做。贺老爷回来，咱们作个东道，也风光风光体面体面！不是我说，前街隆兴店前年住过一个同知老爷，就兴得他们眼窝子朝天。如今咱们这里现住着个道台爷！”说着，腆着肚子得意地挥着扇子回自己帐房去了。

但申老板他们白张罗了半天。贺道台直到深夜，天交子时才回店来。同行的还有知府刘康，带着一大群师爷衙役，竟是步行

过来。到了店门口，所有衙役都留下等候，只有刘康亲自送进东院。申老板预备的两坛子三河老醪，一桌丰盛的席面，都便宜了等候刘康的那班公差。

小路子中午吃了一肚子西瓜，晚饭后又汲了两桶井水冲凉，当时觉得挺痛快，待吃过晚饭，便觉肚子里龙虎斗，五荤六素乱搅，吃了两块生姜，仍然不顶事。只好一趟又一趟往东厕跑。待到贺道台回来，他咬着牙挣扎着往东院里送了两桶热水，眼见太尊陪着道台在上房屋里说话，院门口又有府台衙门李瑞祥守着。一来是不敢，二来也确实不好意思再进东厕，只好在自己下处躺了，强忍了半个时辰，脸都憋青了，还不见刘康离去。急切中只好起来，捂着肚子踉踉跄跄地一直奔到后院。在水井旁萝卜畦中来了个长蹲。小路子觉得肚里松快了些，提起裤子仰头看天，天墨黑墨黑的，原来不知从什么时辰起已经阴了天。

一阵凉风袭来，小路子打了个寒噤，便听到车轮子碾过桥洞似的滚雷声。他挪动着又困又麻的两腿正要出萝卜地，突然从东院北屋传来“啪”地一声，好像打碎了什么东西，接着便听到贺道台的声气：“你这样死纠活缠，我越发瞧你不起！既然你不愿辞退，今晚我高卧榻上，只好请你闷坐枯等，等我睡醒，再接着和你打擂台！”

“这么大人物儿还拌嘴么？”小路子好奇心陡起，想想反正现在正跑肚子，不如索性守在萝卜园里倒便当。他借着一隐一闪的电光，蹑手蹑脚地踱过萝卜畦埂，在凉风中簌簌发抖的他潜到北窗下，坐在老桑树下的石条上。呆了好一阵没听见屋里有动静，忍不住起身，用舌尖舔破窗纸往里瞧。

屋里光线很暗，只炕桌上有一盏瓦制豆油灯，捻儿挑得不高，莹莹如豆的灯焰儿幽幽发着青绿的光，显得有点森人。小路子眯着眼盯视许久才看清，贺道台仰卧在炕上，脸朝窗户似乎在闭目养神，曹瑞和瑞二背靠窗台，垂手站着，看不清神色。刘康没带

大帽子，一手抚着脑门子一手轻摇湘妃竹扇在炕沿下徐徐踱步。靠门口站的却是衙门里刘康的贴身长随李瑞祥，也是沉着脸一声不吭。

“我并不要与贺观察您大人打擂台。”良久，刘康像是拿定了主意，扬起脸冷冷盯着贺道台，嘴角带着一丝冷酷的微笑，徐徐说道：“你走你的济南道，我坐我的德州府，本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是你大人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寻我的晦气。我就不明白：亏空，哪个府都有；赃银，更是无官不吃。你何苦偏偏咬住我刘某人不松口？你到底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，想怎么办？！”

贺道台眼也不睁，大约太热，扇了两下扇子才道：“你说的没有一句对的。我是粮储道，通省银钱都从我手里过，要弄钱寻不到你刘康头上。德州府库里原来并不亏空，你到任不足三年，短少了十三万一千两。你说是火耗了，我看是人耗，所以我要参你——至于天下无官不贪，这话你冲雍正爷说去。我只是朝廷一只小猫，捉一只耗子算一只。拿了朝廷的养廉银，吃饱了肚皮不捉耗子，能行？”

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。”刘康狞笑道：“我算清官呢！干脆点说吧，你要多少？”

“我不要。”

“三万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五万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六万！不能再多了！”

躺在炕上的贺道台“嘻”地一晒：“我一年六千两养廉银，够使的了。那六万银子你带进棺材里去！”这句话像一道闸门，死死卡住了话题，屋子里顿时又是一阵沉寂。小路子此时看得连肚子疼也忘记了。忽然一道明闪划空而过，凉雨飒飒地飘落下来。小

路子心中不禁暗笑：想不到今晚跑茅房还这么开眼界，又觉得有点内憋，正要离开，却见对面李瑞祥挤眉弄眼朝窗户使眼色，他还以为看见自己偷听壁根，顿时吃了一惊。正诧异间，却见背靠窗台的瑞二从背后给曹瑞手里塞了个小纸包。那曹瑞不动声色，取过炕桌上的茶杯泼了残茶，小心地展开纸包，哆嗦着手指头将包里的什么东西抖进茶杯，就桌上锡壶倾满了水，又晃了晃，轻声道：“贺老爷，请用茶。”

“毒药！”小路子惊恐得双眼都直了，大张着口通身冷汗淋漓，竟像石头人一样僵立在窗外，连话也说不出！那贺道台懒洋洋起身，端起茶杯。

“我端茶送客，杯子摔碎了，你也不肯走，此刻，我只好端茶解渴了。”贺道台语气冷冰冰的，举杯一饮而尽，目中炯然生光，冲着刘康说道：“我自束发受教，读的是圣贤书，遵的是孔孟道。十三为童生，十五入学，二十岁举孝廉，二十一岁在先帝爷手里中进士。在雍正爷手里作了十三年官，也算宦海经历不少。总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！此时我才真正明白，小人之所以为小人，因其不耻于独为小人。你自己做赃官，还要拉上我！好生听我劝，回去写一篇自劾文章，退出赃银，小小处分承受了，我在李制台那里还可替你周旋几句——哎哟！”

贺道台突然痛呼一声，双手紧紧捂住了肚子，霍地转过脸，怒睁双目盯着曹瑞，吭哧吭哧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突然一道亮闪，小路子真真切切看到，贺道台那张脸苍白得像一张白纸，豆大的冷汗挂了满额满颊，只一双眼憋得血红，死盯着自己的两个仆人，半晌才艰难地说出几个字：“我遭了恶奴毒手……”

“对了，贺露滢！”曹瑞哼地冷笑一声：“咱们侍候你到头了，明年今日是你周年！”说着一摆手，瑞二和他一同饿虎般扑上炕去，两个人用抹桌布死死捂着贺露滢的嘴，下死力按定了。瑞二狞笑着道：“人家跟当官的出去，谁不指望发财？你要作清官，我一

家子跟着喝西北风——”一边说一边扳着贺露滢肩胛下死劲地揉：“我叫你清！我叫你清！到地狱里‘清’去！”

上天像是被这间小店中发生的人间惨案激怒了，透过浓重的黑云打了一个闪，把菜园子照得雪亮，几乎同时爆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，震得老房土簌簌落了小路子一脖子，旋即又陷入一片无边的黑暗里。只那倾盆大雨没头没脑地直泻而下，狂风呼啸中老桑树枝桠发颠似地狂舞着，湿淋淋的树叶发出令人心悸的沙沙声……

“解开他的腰带。”

小路子木头人一样看着：刘康和李瑞祥都已凑到了灯前，李瑞祥手忙脚乱地半跪在炕上，解着贺露滢的腰带，站到炕上往房梁上挽套子。刘康满头热汗，用残茶冲洗那只有毒的杯子，煞白着脸急匆匆地说道：“不要等他断气，就吊上去。不伸舌头，明儿验尸就会出麻烦……”说着将毫无挣扎力气的贺露滢脖子套上环扣，一头搭在房梁上，四人人合力一拉，那贺露滢只来得及狂喷一口鲜血，已是荡荡悠悠地被吊了上去。

一阵凉风裹着老桑枝卷下来，鞭子样猛抽了一下小路子肩膀，他打了一个激灵，才意识到刚才那一幕可怖的景象并不是梦。他一下子清醒过来，第一个念头便是离开这是非之地。他透过窗纸又看看，却见曹瑞正在穿贺露滢的官服，一边戴帽子，一边对刘康说道：“许下我们的三万还欠一万五，这是砍头的勾当。大人你若赖帐，小人们也豁出去了……”瑞二道：“我们只送你到二门，灯底下影影绰绰瞧着像姓贺的就行。”小路子再也不敢逗留，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两条麻木冰凉的腿，贴着墙根慢慢离开北窗，兀自听见刘康沉着的声音：“记着，明儿我坐堂，不管怎么吆喝威吓，一口咬定是他自尽……把他写的东西烧干净，手脚利索些……”

小路子轻轻转过北房才透过一口气来，心头兀自怦怦狂跳，冲得耳鼓怪声乱鸣，下意识地揉了揉肚子，早已一点也不疼了，只

觉得心里发空。头晕目眩，腿颤身摇要晕倒似的，听瑞二隔墙高唱一声：“贺大人送客了！”小路子勉强撑住身子回到门面，见侧门那边瑞二高挑一盏油纸西瓜灯在前引着知府刘康，李瑞祥侧旁侍候着给刘康披油衣。当假贺露滢将刘康送到侧门门洞时，小路子心都要跳出胸腔了，睁着失神的眼看时，只听刘康道：

“大人请回步。卑职瞧着您心神有点恍惚，好生安息一夜，明儿卑职在衙专候。”

那假贺露滢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，便返身回院。小路子缩在耳房，隔着门帘望着刘康、李瑞祥徐徐过来，只用惊恐的眼睛望着这一对杀人凶手。外间申老板巴结请安声，众人脚步杂沓纷纷离去声竟一概没听清。他怎么也弄不明白，刚刚干过惨绝人寰坏事的刘康，居然那么安详那么潇洒自如！

人都走了，临街三间门面杯盘狼藉，郝二带着几个小伙计骂骂咧咧收拾着满地鸡骨鱼刺，申老板进耳房，见小路子双目炯炯躺在床上出神，刚笑骂了一句：“你跑哪里钻沙子去了？在后院厕井绳尿黄河么？”因见小路子神气不对，又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俯下身子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，脸色蜡黄——别是撞着了什么邪魔吧？”

“六叔，我没什么。”小路子瘟头瘟脑坐了起来，神情恍惚地望着烛光，许久方颤着声气道：“我只是头疼，兴许在后头冒了风……”申老板审视着小路子的颜色，越看越觉得不对，说道：“我开这么多年店，什么病没见过？像是走了魂似的，再不然就是受了惊吓——”正说着郝二进来，说道：“东家，我想起一件事。东院贺老爷住的那间房有几处漏雨，贺老爷好性儿，就是不说，可是明儿进去咱们面上也不好看呀，你看这雨一时也没停的意思……”

申老板一拍大腿道：“亏得你提醒儿！刘太尊刚走，不定贺爷还没睡稳。你过去禀一声儿，务必请老爷赏光，挪到这边正房